



「日」中牧弘允 著  
何 芳 译  
王向华 监译

# 日本会社文化

昔日的大名  
むかし大名

东亚文明丛书

今日的会社  
いま会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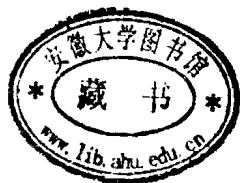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日本会社文化

——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

中牧弘允 著  
何 芳 译  
王 向 华 监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66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日)中牧弘允著;  
何芳译,王向华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东亚文明丛书)

ISBN 978-7-301-18957-3

I. 昔… II. ①中… ②何…③王… III. 企业管理—研究—日本  
IV. F279.3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311 号

书 名: 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

著作责任者:〔日〕中牧弘允 著 何 芳 译 王向华 监译

组稿编辑:张 冰

责任编辑:兰 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957-3/G·313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7.5 印张 118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总序

王向华



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院长

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的学术出版委员会选择《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中牧弘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其“东亚文明丛书”的头炮翻译出版并非是偶然的。首先，该著作的作者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中牧弘允教授，十多年来以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日本企业的特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且在日本学术界创立了一门名为“经营人类学”的崭新学科。中牧教授认为企业不但是股东利益极大化的社会装置，它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要全面地理解现代企业，我们不但要从经济学，或者企业管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我们还必须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现代企业，而以人类文化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更是理解现代企业的一门重要的学科。基于以上的理解，中牧教授以大阪民族学博物馆为基地，积极推动现代企业的人类学研究。在中牧教授的推动下，以现代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研究力量。近年来，在中牧教授的倡议下，“经营人类学”成功地在日本人类学界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经营人类学”是利用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对现代企业进行深入而长期的研究。而“经营人类学”的基本信念是把现代企业的种种现象视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单单像经济学家或企业管



理学者那样把现代企业狭义地看成企业股东利益极大化的工具。在这一基本信念下，“经营人类学”试图通过对有关现代企业的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理解，从而勾画出现代企业商业活动背后的种种文化意义。因此，经营人类学者会对企业创立自身的博物馆之原因及意义寻根究底，更会对企业创办人的哲学思想、理念与目标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通过对这些不为传统经济学者或企业管理学者们所关注的企业现象作深入的分析、研究，经营人类学旨在提高我们对企业这个重要的人类发明的理解。有时，经营人类学者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或企业管理学者之研究更能回答如何把企业股东的利益极大化，或如何提高经营效率的重要问题。

厘清了“经营人类学”的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及意义后，我们回过头来检视中牧教授的《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一书的重要意义。首先，诚如经营人类学者所言，现代企业是人类文化的产物。由于它源于西方社会，故现代企业可说是西方的产物。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现代企业也传到东方社会来。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现代企业迅速地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组织形式。人们却慢慢地忘记了现代企业源自西方社会这一历史事实，更忽略了非西方社会在接受现代企业这种西方产物时，对现代企业所进行的文化加工。这种在理解上的重大缺失，使我们在应用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来理解非西方企业时显得不能得心应手。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在明治时期引入西方的企业制度，尽管在企业法规及企业组织模式上仿效西方的制度，但在实际运作的层面上，日本企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与西方企业截然不同的形态和管理模式。这些日本独有的企业形态和管理模式均反映在“会社”（公司）这一本土概念上。因此，要对日本企业有正确的理解，我们不能只套用西方企业理论，而是要解明“会社”这一本土概念的含义。

笔者（2007）在别处已详细解明“会社”这一本土概念的含义，



故不在此重复。简单来说,虽然“会社”一般可译作“公司”,但是“会社”所指的企业与西方的有很大的不同。“会社”在日本人眼中是一个社会实体,而这一个社会实体是永恒的存在,它的利益往往凌驾于股东、管理层、员工的利益之上。反之,在西方人的眼中,企业如果不是股东利益极大化的装置,便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工具。总之,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企业归根究底只是一种工具。正因如此,假如我们排除它的功能性,企业在西方人眼中便不具任何存在的价值(王,2007:60—61)。

上文提到日本“会社”的利益往往凌驾于股东、管理层、员工的利益之上。但是,什么是日本“会社”的利益呢?根据笔者对一间香港日资公司的人类学研究,日本“会社”的利益主要有两种:“会社”永恒的存在与“会社”业务的繁荣发展。而这两种“会社”的利益不但永远凌驾于股东、管理层、员工的利益之上,而且“会社”更要求股东、管理层、员工对这两种利益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日本“会社”的主要特色。

中牧弘允教授的《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就是最先提出“会社”的永恒存在是日本“会社”的最高利益。中牧在此书中对建立在日本佛教圣地之一的高野山上的“会社供养塔”的碑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从这些碑文的内容可以看出早期建立“会社供养塔”的目的是为了祭祀公司前辈的亡灵,但是在1955年后建立的“会社供养塔”大多通过对“会社”前辈们的祭祀,希望“会社”的前辈们能保佑“会社”的繁荣昌盛。中牧以“英灵祭祀”来比喻前者,而以“祖先祭祀”模拟后者,他认为在1955年后建立的“会社供养塔”及其祭祀是一种“祖先崇拜”。“会社”的管理层和员工希望通过这样的祖先崇拜来祈求“会社”的永恒存续与繁荣昌盛。换句话说,“会社”的永恒存续与繁荣昌盛在1955年后的日本社会中,成为日本“会社”的最高利益,从此之后,日本“会社”的股东、管理层、员工都有责任对“会社”的最高利益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



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来看，中牧教授的《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是第一本向我们揭示什么是日本“会社”利益的经典著作。更重要的是，中牧教授的这本著作也向我们提出了日本“会社”这一本土概念在理解现代日本企业形态与管理模式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为研究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学者们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牧教授的《日本会社文化——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还有很多重要的启示与意义。现在就请读者们自己去发掘、去体会吧！



## 中文版作者自序

本书出版于 17 年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以日本读者为对象撰写的此书，会被翻译成中文。为了使处于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的现代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产生误解，作为著者我感到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另外，我认为对于本书促进了“经营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发展这一点也有必要提及。鉴于以上原因，特撰写此序文。

本书的出发点是会社墓。20 世纪 30 年代，会社通过修建墓地以及供养塔来悼念已故员工的习俗传播开来。会社墓中并不埋葬遗体或安置遗骨，只是将刻有已故者姓名的铭牌安放到墓里。这种亡灵祭祀只限于会社干部及其家属。对于大阪、京都、神户等关西地区的主要会社在佛教圣地高野山或比叡山修建会社墓这件事，很多日本人也感到非常意外，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对此都有所了解。通过对会社墓的实际调查研究，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会社墓与日本的终身雇用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会社墓促进了与地缘和血缘具有不同性质的、以会社为中心的生活共同体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初，日本出现了“社缘”这个词，它与中文的“业缘”意思相近。“社缘”本是人类学家为表达广义上的结社 (association) 之缘而创造出来的词，但现在这个词主要被用来指代与会社的缘分。这个词也成为重新认识得到了飞速发展的会社的契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会社都拥有会社墓。从整体数量来看，拥有会社墓的属于少数。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低估关西地区的知名会社率先修建会社墓悼念已故员工这种行为的意义。因为，会社墓表明了，日本的高速发展并不只是包括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合理性的追求。本书的特点之一是，试图从大名及其家臣集团经营的江户





时代的藩(1603—1868年)中,而不是从商人或手工业者中,去探究会社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及其历史渊源。当然,本书未能说明解释所有问题。但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本书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另外,与欧洲的比较以及对巴西事例的介绍是对比较研究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本书的出版引起了经营学学者的关注,并促使了人类学学者与经营学学者的共同研究。此共同研究以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中心,在“经营人类学”的旗帜下,从1993年一直持续至今。这些年的研究主要以会社文化及经营为中心课题,具体包括以社葬为代表的会社礼仪礼节、企业博物馆、会社文化的全球化、会社神话等。作为共同研究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已有十多本著作出版发行(注)。另外,2009年7月,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举办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首次专门设置了“企业人类学”会场。会上,香港大学的王向华教授与本人共同组织的讨论会——“*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orporate Cultures in East Asia in the Global Age*”成为企业人类学会场的核心。讨论会上的13名报告者都是以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中心开展共同研究的相关人员。从上述一系列影响来看,可以说,本书对经营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除地缘、血缘外,业缘也无疑取得了加速发展。如果本书能够对考察中国业缘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本人将不胜荣幸。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日本组织文化的了解。

最后,对主动提出要将本书译为中文,并使中文版得以出版的香港大学王向华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另外,对担任本书翻译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何芳同学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牧弘允

2009年8月 大阪



注:

中牧弘允·日置弘一郎编. 经营人类学入门[M]. 东方出版, 1997.

中牧弘允编. 社葬的经营人类学[M]. 东方出版, 1999.

Hirochika Nakamaki (ed.). The Culture of Association and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62[M].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2.

中牧弘允·M. Sedgwick 编. 日本的组织: 社缘文化和非正式活动[M]. 东方出版, 2003.

中牧弘允·日置弘一郎编. 企业博物馆的经营人类学[M]. 东方出版, 2003.

中牧弘允·日置弘一郎·广山谦介·住原则也·三井泉等著. 会社人类学[M]. 东方出版, 2003.

中牧弘允著. 会社的神与佛: 经营与宗教的人类学[M]. 讲谈社, 2006.

中牧弘允·日置弘一郎编. 会社文化的全球化: 经营人类学的考察[M]. 东方出版, 2007.

中牧弘允·日置弘一郎编. 会社中的宗教: 经营人类学的视点[M]. 东方出版, 2009.



# 目 录

序章 会社主义的国家——日本 .....	1
第一章 企业进入净土 .....	5
1 乐书冢 .....	5
2 墓地里的名片盒 .....	7
3 大名、社长、会社 .....	8
4 祭祀与恶灵的报复 .....	10
5 泛灵论和事后处理 .....	12
6 净土的矛盾 .....	14
第二章 会社永存的愿望 .....	16
1 从“家”到“会社” .....	16
2 会社供养塔 .....	18
3 会社的“英灵祭祀”和“先祖祭祀” .....	22
4 CI 和企业文化 .....	26
5 社史 .....	29
6 社长的束缚 .....	30
第三章 会社宗教的世界 .....	32
1 印刷宗 .....	32
2 大阪印刷关联团体协议会 .....	34
3 会社教 .....	35
4 南海地铁 .....	36
5 松下电器 .....	39
6 秩父水泥 .....	45
7 作为生产者的会社教 .....	48



<b>第四章 昔日的大名、今日的会社</b>	49
1 日本株式会社论	49
2 大名供养塔	53
3 从家业到会社	55
<b>第五章 宗教的公社化和会社化</b>	57
1 企业体的三种类型	57
2 高野山的明治维新	57
3 德川宗教的公社化	63
4 德川宗教的会社化	67
5 民营化与自由化	71
<b>第六章 宗教的文艺复兴战斗</b>	75
1 骑士团和株式会社	75
2 新教伦理	77
3 反宗教改革的旗手	79
4 被近代化的中世宗教	83
5 日本宗教的世界战略	85
<b>第七章 农园类型的联合大企业</b>	87
1 会社与军队	87
2 Bradesco 银行	88
3 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	90
4 农场模型的命运共同体	93
<b>第八章 会社主义的去向</b>	95
1 社缘	95
2 选择缘	97
3 宽松的会社主义	100
4 超越企业和宗教的类比	103
<b>后 记</b>	105



## 序章 社会主义的国家——日本

从学校毕业后进入社会，等待毕业生们的首先是工作单位的新人培训，而新人培训绝对不是要教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单位是会社。会社的新人培训，目的在于塑造合格的“会社员工”。

日本的会社非常热衷于新人的培训。对会社来说，培训的目的不仅在于要让新员工熟悉业务，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熟悉本会社的风格。背诵社训、学唱社歌、学习接待客人的态度和接电话的方法都只是序幕而已。有的会社要求新员工到禅宗的道场修行，有的则把他们拉到无人岛上进行生存训练。有一家出租墩布等清扫用具的会社则将打扫厕所作为创业以来的常规培训项目。不经事先联系，突然就拜访陌生人家，请求对方同意接受厕所清扫。这种做法是模仿一灯园<sup>①</sup>的六万行愿。该会社希望通过这种历练，让新社员尽早适应自己的风格。但是发动禅道修行和厕所清扫，并不是无目的的精神锻炼和追求宗教修行，而是塑造“会社员工”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把会社的新人培训看做是现代日本社会的一种仪式。这仪式在新社员集体入社的4月举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昔日年龄阶梯制<sup>②</sup>的痕迹。

---

① 一灯园是本部设在京都的财团法人。由西田天香(1872—1968年)创办。明治末年开始活动，1913年正式成立。成员共同生活，称为“同人”。除维持生计的劳动之外，还通过名为六万行愿的，为他人打扫厕所的礼拜、打坐、奉献、抚慰、忏悔、行乞来进行修行。同时也开展为实现世界和平的运动。

② 年龄阶梯制：社会成员按年龄分为几个阶层，通过地位高的阶层对地位低的阶层的统治来实现社会统一的制度。(译者注)



从礼仪礼节来观察日本会社,可以看到它与日常经济活动不同的一面。例如:葬礼。最近,在城市地区的葬礼中,社员及其亲属的葬礼很多时候在背后提供帮助的主要是会社的同事。有的会社,在社长、会长这样身份的人去世后,要举行社葬来表示哀悼。社葬由会社全权负责。

在日本,婚礼采用的比较常见的形式是神道教式和基督教式。确实还没有听说过“会社式”。但是就像“社内结婚”(在会社内部相识然后结婚)那样,因为会社的关系而喜结良缘的例子并不少见。况且拜托上司做媒人,已经成为一种很平常的习惯。即使是婚礼,会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介入。

从新人培训、社葬、社内结婚等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会社在会社员工心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另外还有员工宿舍、会社集体旅行等,说到以会社为中心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在日本,就职于会社的人占总劳动人口的半数以上。在日本国内,“会社人”(生活以会社为中心的人)这一调侃式的说法被广泛流传。国外还有“Japan Incorporated”(日本株式会社)这一专用表达。不管是幸还是不幸,从会社中心的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会社主义”国家。

虽说是“会社主义”,但它并不像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样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就像把核家庭<sup>①</sup>以家庭为重的生活态度称作是家庭(至上)主义一样,以会社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则被称作会社主义。虽说家庭(至上)主义和会社主义不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虽然没有被系统化和统一化,但这些价值观和世界观无疑深深影响着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和日常行为。

说到“会社主义”这个词,大家可能会以为它是由媒体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66年《中央公论》的6月刊。那

---

① 只有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译者注)

一期里有一篇题为《会社主义宣言》的论文。著者是受近代经济学家熊特<sup>①</sup>影响很深的,当时身为一桥大学副教授的经济学家坂本二郎<sup>②</sup>。论文的题目很明显受到了恩格斯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该论文将工作中心主义称作“会社主义”,将工作中心派和家庭中心派进行对比。不仅如此,著者还将会社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竞争对手。那篇看起来应该是由编辑执笔的论文前言,其内容如下:

会社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排版错误。而是要提倡应该将接下来的国家目标设定为以会社为中心,来描绘日本的未来。

由此,会社主义在具有实践精神的当代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对日本的未来非常关注的学者的推动下,在新闻出版业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但是,会社主义这个概念在新闻出版业并没有成长起来,说它早逝也未尝不可。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不管是在新闻业界还是在学术界都受到广泛关注的“家庭(至上)主义”和“纵向社会”等说法。当时,日本刚刚步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在石油危机后曾受到过高度赞赏的“日本式经营”还被看作是日本发展落后的表现,广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会社主义”阵亡也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会社主义”在学术界悄然复活。确切地说,是在被当作可转变为“半封建制”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复活。让人惊讶的是,它是在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日本是社会主义的刺激下复活的。有关当时的具体情况,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马场宏二教授在论文与学术短文中有详细的叙述。马场教授认为会社主义是“与资本

---

① 熊特(1883—1950 年):与凯恩斯齐名的近代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以经济变革为特征,终将自行消亡。

② 坂本二郎. 会社主义宣言[J]. 中央公论,1966 年,第 6 页。



主义的竞争共同体式,或者说与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巧妙结合”。他还认为“会社主义”是贯穿于表现日常的“会社人”、表达企业特征的“日本式经营”,以及总括战后日本社会的这些所有方面的关键词。这一主张引起了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讨论,在该研究所编撰的《现代日本社会》系列丛书中,有关会社主义的讨论甚至作为一个新视角被提出。

我刚才提到了“会社主义”的复活,准确地说,它的复活并不是系统性的,而是分散独立发生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场教授对于坂本教授的主张似乎一无所知。先不谈会社主义的身世了。总之,“会社主义”在媒体中开始时不时的露面。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是在一个和本人略有关联的电视系列节目中。从那以后,因为觉得很方便就经常使用这个词。还有,对经济学是门外汉的我,最近发现“会社主义”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

同时我个人认为,说到现代日本就不能不提“会社主义”体制。但是,这是从与经济学相独立的,人类学、宗教学、文明学的领域出发的想法。本书以葬墓制的研究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通过葬礼和坟墓来考察会社主义,由此找到历史性的考察视点,并以此为武器,尝试用比较文明学的视角来把握会社。虽然觉得自己设定的要求过高,同时有一些欠斟酌的地方,但我还是认为把会社主义作为本书的课题——“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来进行考察是有意义的。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从比较文明学的视角来接近日本文化的核心及其内外。





## 第一章 企业进入净土



### 1 乐书冢



高野山·奥之院墓地的乐书冢

在高野山的奥之院墓地里有一块命名为“乐书冢”的与众不同的石碑。石碑立在公园墓地参拜用道路的十字交叉处。在乐书冢的旁边还有一块可以进行涂鸦(日语为“落书”)的像屏风一样的石碑。但这里被命名为乐书冢而不是落书冢,这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也应该觉得有意思,因为它的发起人之一是有名的落语家(单口相声演员)柳家金语楼先生。金语楼先生因为在高野山的很多墓碑上都看到涂鸦之作,心里很是伤心,所以想到修建落书冢来供人们涂鸦。关于这一点,在祈祷文里有详细的说明。另一位发起人语吕 AWASE 先生在祈祷文中这样写道: